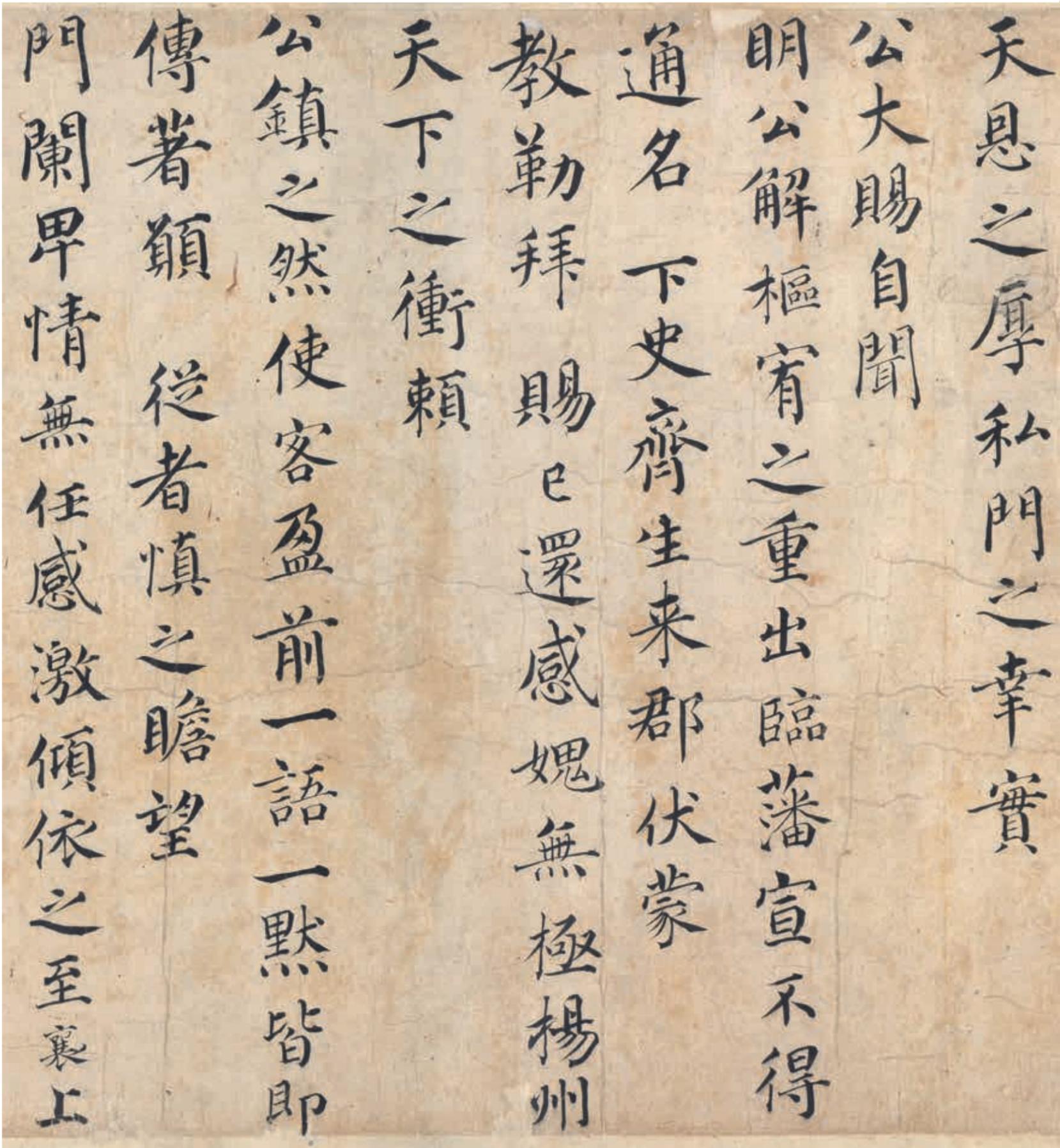


# 忠義人品

高明一

## 北宋中期對顏真卿書史地位的建構

關於顏真卿在北宋的研究，主要有二：一是顏真卿書史地位在北宋的確立。二是從「書如其人」的道德論展開，強調顏真卿被重視的社會背景。(註一)可更進一步考慮的是，顏真卿並未出現在唐代有體系的書史論著，才能解釋北宋初期顏真卿的書史地位，並不突出。歐陽修標舉忠義來推舉顏真卿，在此之前的書法品評方式，顏真卿有可能列入好評嗎？顏真卿的忠義被推崇，有怎樣具體的歷史背景？歐陽修的好友韓琦執政時，帶動顏書「朝體」，時人如何從「書如其人」的角度來評價韓琦，並與顏真卿產生聯繫。



### 歐陽修對顏真卿書法的重視

唐代的分期，一般而言是分成初唐（六一八～七二二）、盛唐（七二二～七六五）、中唐（七六六～八三五）、晚唐（八三六～九〇六）這四個階段。

唐代書法史論著主要收錄於晚唐張彥遠

（八一五～九〇七）所選輯的《法書要錄》，其中所收活動於唐玄宗開元時期的張懷瓘《書斷》，文中所取的書家下限為初唐時期，顏真卿（七〇九～七八五）活

動於盛唐到中唐之間，所以不被收入。中

唐時期的竇昉撰於大曆四年（七六九）《述書賦》，所錄唐代書家有四十五人，活動於盛唐到中唐的書家從張旭開始，後續有為現今所知的賀知章、徐嶠之、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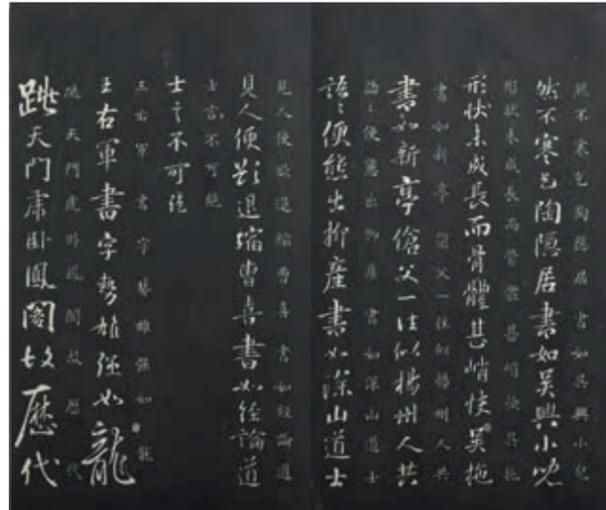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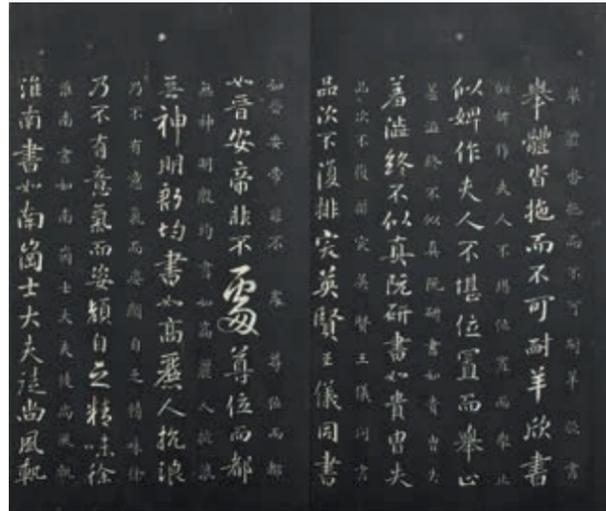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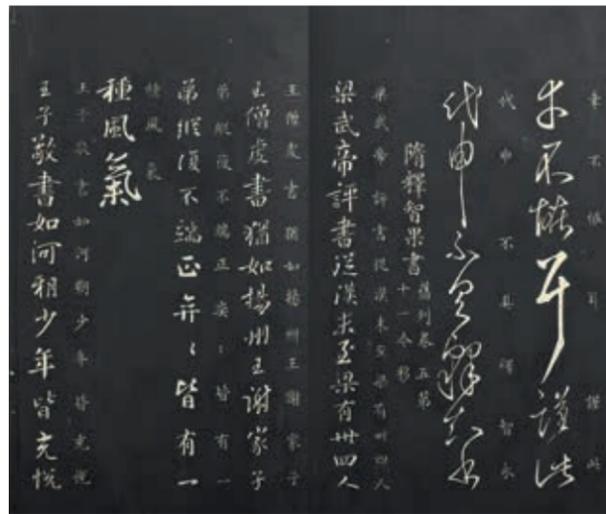


圖2 《淳化閣帖》卷五 隋朝智果〈梁武帝評書帖〉 縱29.6，橫34.9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見成書於宋英宗治平元年（一〇六四）的《集古錄》卷七：

余謂顏公書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嚴尊重，人初見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愛也。其見寶於世者不必多，然雖多而不厭也，故雖其殘缺不忍棄之。（唐顏魯公〈書殘碑〉）

惟其筆劃奇偉，非顏魯公不能書也。公忠義之節，明若日月，而堅若金石，自可以光後世，傳無窮，不待其書然後不

朽。然公所至必有遺跡，故今處處有之。唐人筆跡見於今者，惟公為最多。

（唐《湖州石記》）

斯人忠義出於天性，故其字畫剛勁獨立，不襲前跡，挺然奇偉，有似其為人。（唐顏魯公《二十一字帖》）

這三條紀錄歸納出顏真卿的字畫剛勁奇偉，因為他的性格端嚴尊重，在主從次序上來看，人格特質影響了書風，書法的傳世基於人品，顏真卿的人品特質是忠義。

這時出現了二個問題？首先，在歐陽修之前的書法品評，有以人品來論斷書藝高低嗎？其次，歐陽修當時處於怎樣的背景，必須要把顏真卿的忠義加以突出？

**歐陽修之前的書法品評方式**

歐陽修之前的書法品評，視覺圖像上可見《淳化閣帖》卷五所收隋朝書法家智果〈梁武帝評書帖〉（圖二），原文中

浩、韓擇木、蔡有鄰、王維、王緝、史維則、李陽冰、宋儋、張從申等人。竇臬的兄弟竇蒙注於大曆十年（七七五）的〈述書賦〉提到「論詩則曰王維、崔顥；論筆則王緝、李邕」，把活動於唐玄宗開元時期的李邕增補上去，獨缺顏真卿。宋太宗時由王著所編定的《淳化閣帖》中，卷二、三、四為歷代名臣法帖，其中的卷四所收錄的唐代書法家，編排的前四位次序是褚遂良、虞世南、歐陽詢、柳公權。

（圖一）從時間的分期來看，褚遂良、虞世南、歐陽詢為初唐，緊接之後的柳公權是晚唐。從《淳化閣帖》來看，柳公權書史地位是崇高的，因為編排在柳公權之後的李邕、陸柬之、褚庭誨、薛稷、徐嶠之等書家，在時代上歸於初唐與盛唐，就時間的序列來看，編者王著應不至於錯亂柳公權的活動年代。卷五為諸家古法帖，收有盛唐張旭以及中唐懷素的書蹟。《淳化閣帖》所收錄的唐代書家，涵蓋了整個唐

朝，也恰恰獨缺了顏真卿。

顏真卿的本傳，在後晉開運二年（九四五）成書《舊唐書》對顏真卿本傳中紀錄「少勤學業，有詞藻，尤工書」。宋仁宗嘉祐五年（一〇六〇）《新唐書》成書，作為主持人之一的歐陽修，在顏真卿本傳則這樣書寫「善正、草書，筆力道婉，世寶傳之。」作為正史的影響，讓人以為顏真卿的書蹟在當時與後世均被看重而寶藏。歐陽修如此推崇顏真卿，理由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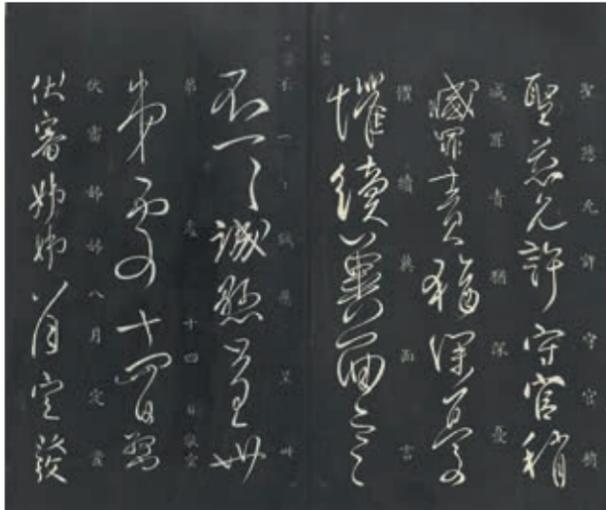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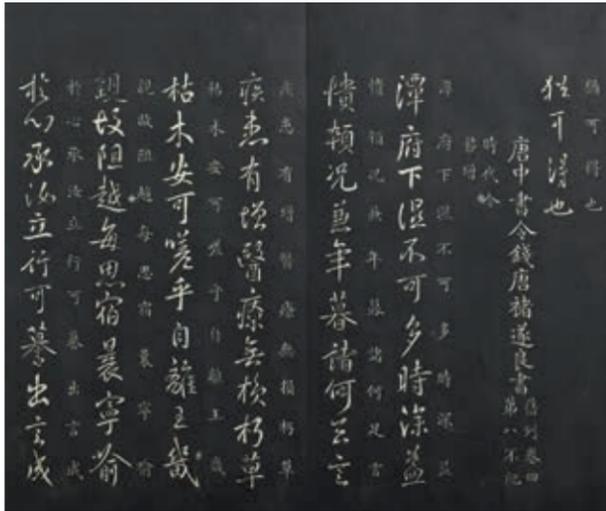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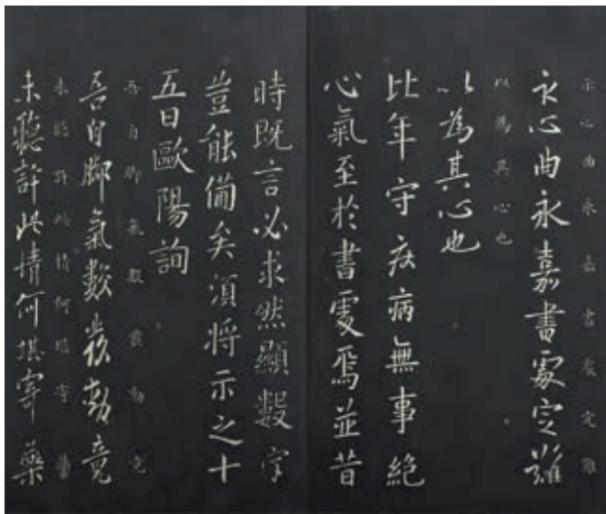


圖1 《淳化閣帖》卷四 唐歐陽詢、柳公權 縱29.6，橫34.9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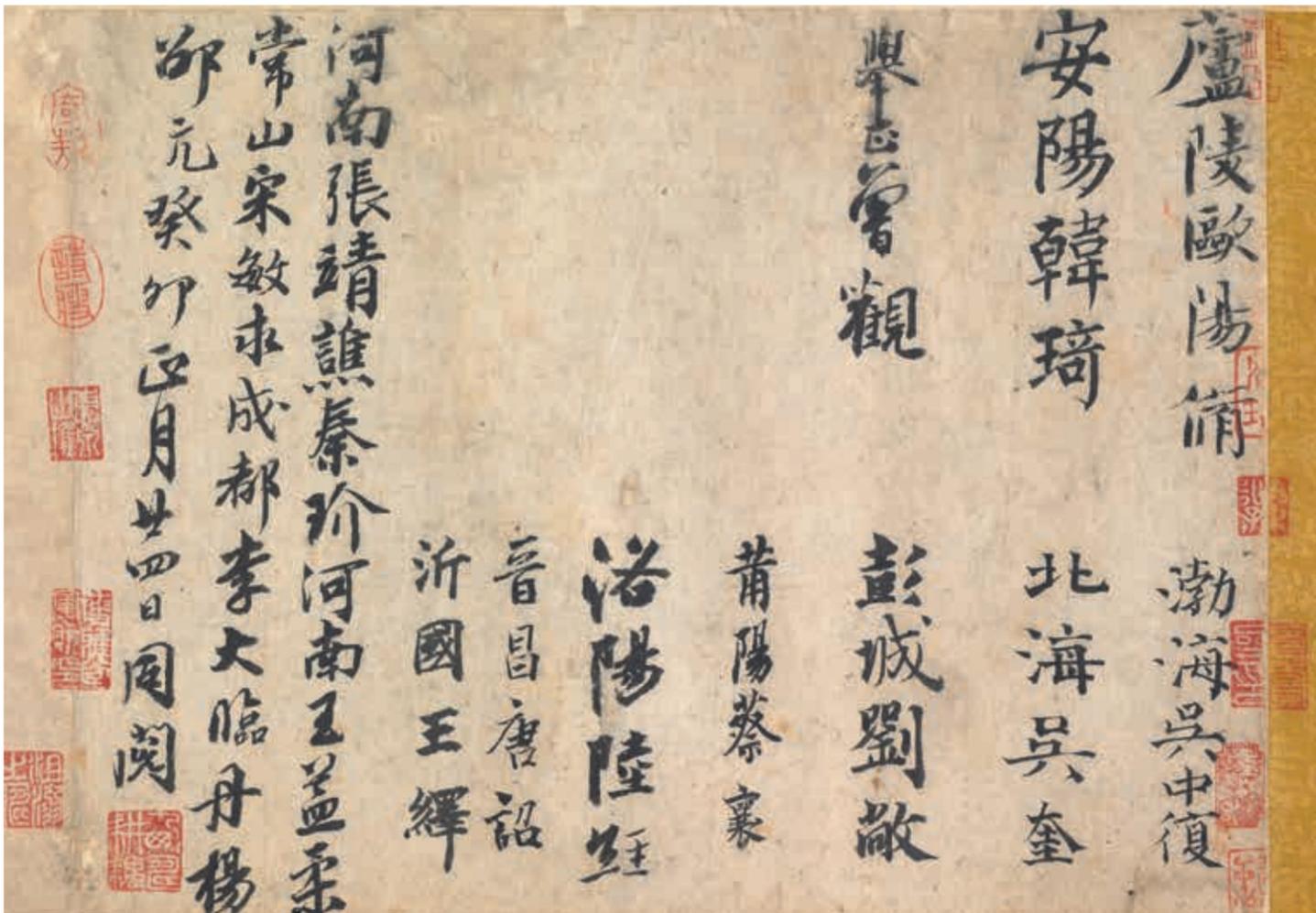


圖3 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橋帖〉拖尾的北宋歐陽修、韓琦、劉敞、蔡襄、宋敏求等人觀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所書錄有「三十四人」，實際為三十三人，內容上與袁昂成文於梁武帝普通四年（五二三）的〈古今書評〉雷同，而有增益。（註二）智果所書〈梁武帝評書帖〉中，以人物樣貌來比附書法有十四人，摘錄如下：

王僧虔書猶如揚州王謝家子弟，縱復不端，奕奕皆有一種風氣。  
王子敬書如河朔少年皆充悅，舉體沓拖而不可耐。

羊欣書似婢作夫人，不堪正位置，舉止羞澀，終不似真。

阮研書如貴胄失品次，不復排突英賢。  
王儀同書如晉安帝，非不處尊位而都無神明。

殷均書如高麗人抗浪，乃不有意氣，而姿顏自足精味。

徐淮南書如南周士大夫，徒尚風軌，然不寒乞。

陶隱居書如吳興小兒，形狀未成，而骨體甚峭快。

吳施書如新亭僮父，一往似揚州人，共語語使態出。

柳產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欲退縮。

袁崧書、曹喜書如經綸道士，言不可

絕。

蕭思話書如舞女低腰，仙人嘯樹，走墨遲騎，字勢崛強。

張伯英書如武帝愛道，憑虛欲仙。

衛恒書如插花舞女，掀唇笑春。

從這些描述中，可見是以外的狀態進而讓讀者產生具象的聯想，來評價書藝的高低，似乎是王僧虔、袁崧、曹喜、張芝的評價為優，吳施、施肩吾、柳台的評價較劣，其他書家則是優劣各異。

南朝梁庾肩吾（四八七—五五一）所作的〈書品〉則是另一種品評方式，時間上從漢至齊梁之間，選擇擅長書寫真、草書體的書家，計一百二十八人，分成上、中、下三品，每品再分成上、中、下，共成九品，書風陳述上不見以人物形象作為書法風貌的比附。初唐李嗣真〈書後品〉，是繼承庾肩吾〈書品〉之後所作，錄有八十一人，繼承〈書品〉九品分類之外，在上上品之上，加上逸品，此逸品書家有李斯（小篆）、張芝（草草）、鍾繇（正書）、王羲之（三體及飛白）、王獻之（草、行書，半草行書）四人，文中描述張芝的草草「似春虹飲澗，落霞浮浦；又似沃霧沾濡，繁霜搖落」，鍾繇的正書

「郊廟既陳，俎豆斯在；又比寒澗谿，秋山嵯峨」，王羲之的草、行雜體「清風出袖，明月入懷，瑾瑜爛而五色，繡繡攜其七采」，可見是以人物之外的景象來描述為主。活動於唐玄宗開元時期張懷瓘〈書斷〉則是採取神、妙、能三品的品評體例，每品之下，是該書家的本傳與書風的概述，本傳採取紀傳體的方式為主。（註三）

### 北宋仁宗後期認同顏真卿的歷史背景

作為人物形象來描述顏真卿，南唐後主李煜有這樣的描述「真卿之書，有法而無佳處，正如叔手並脚回舍漢耳」（北宋魏泰《東軒筆錄》卷十五），這種以鄉下農夫形象描述來比附，顏真卿的書法很難被置於上等的品評。從歐陽修之前的書法品評文獻的整理，可知尚未出現以人品作為品評的標準，歐陽修當時處於怎樣的環境，必須突出顏真卿的忠義，《宋史》列傳第七十二富弼本傳或可作觀察：

慶曆二年，為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會契丹屯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

來求開南地。朝廷擇報聘者，皆以其情叵測，莫敢行，夷簡因是薦弼。歐陽修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請留之，不報。弼即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為動色，先以為接伴。英等入境，中使迎勞之，英托疾不拜。弼曰：「昔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君不拜，何也？」英矍然起拜。

從《舊唐書》列傳第九十五李希烈與列傳第七十八顏真卿本傳的記載，李希烈為遼西人，唐德宗建中三年（七八二）與河北藩鎮勾結，佔據許州（今河南許昌），自稱天下都元帥。次年發兵圍攻襄城（今河南襄縣），唐德宗詔令涇原（今甘肅涇原）兵馬援救，卻引發兵變，從首都長安出逃至奉天（今陝西乾縣）。興元元年（七八四），李希烈以汴州為大梁府，稱楚帝。同年十一月，盧杞向唐德宗建議，派顏真卿安撫李希烈，在河南汝州，顏真卿反被李希烈逼降不成遭拘押，次年縊殺於此。當初宋真宗與遼國簽訂澶淵之盟（一〇〇五），確定以白溝河（流經山西、河北、河南）為邊界。契丹因為蕭太后去世（九五三—一〇〇九）而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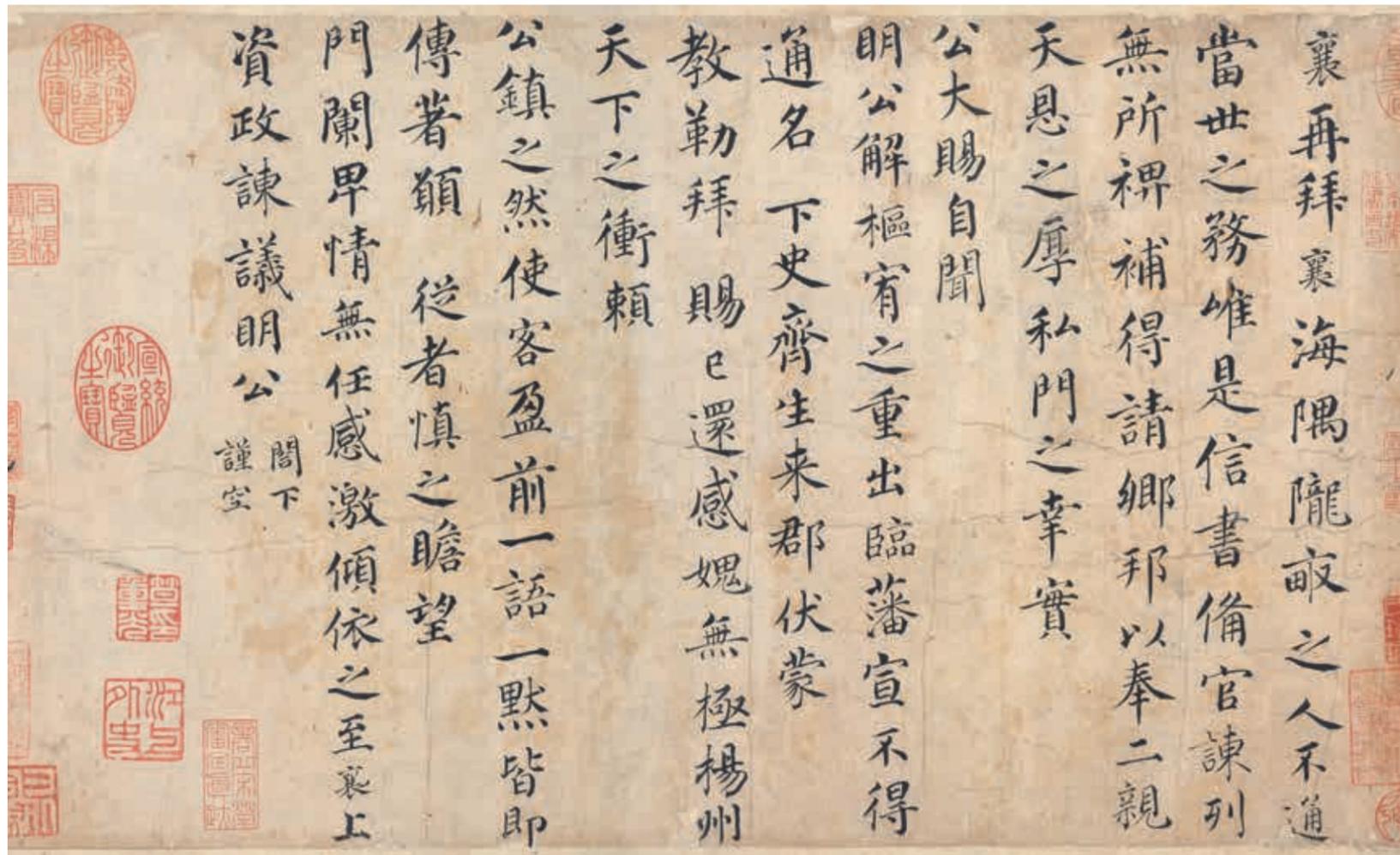


圖4 北宋 蔡襄 海隅帖 紙本 楷書 縱28.8·橫158.6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亂，宋遼暫告平靜。宋仁宗慶曆二年（一〇四二），西夏叛宋，遼國乘勢在邊境駐紮軍隊，派遣大臣蕭英、劉六符前來「求關南地」，即瓦關橋（河北雄縣西南）以南十縣的土地。此舉引起宋朝的恐慌，宰相呂夷簡推薦富弼出使契丹，歐陽修引用顏真卿出使李希烈殉死的故事，請求將富弼留在京師。李希烈是遼西人，遼西在唐代是指遼河以西至營州、燕州一帶（今遼寧省錦州、朝陽至北京市東北方的懷柔、順義）。他的叛亂也始於與河北藩鎮的勾結，顏真卿出使河北，讓歐陽修聯想到遼西，此時已是遼國領地，用此典故來判斷宋遼之間可能再戰，富弼的出使，生死未卜。（註四）

外在的邊患，讓歐陽修想起了顏真卿，而顏真卿忠義地位的確立，可從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橘帖〉拖尾的歐陽修，韓

琦、曾觀、吳中復、吳奎、劉敞、蔡襄、陸經、唐詔、王繹、張靖譙、秦沂、王孟柔、宋敏求、李大臨、邵元等人在北宋仁宗嘉祐八年（一〇六三）的觀款來看。（註五）（圖三）現今傳世的顏真卿《忠義堂帖》，是南宋嘉定八年（一一一五）浙江溫州知府留元剛匯編而成，此外也編成《顏魯公文集》（山東文獻集成編纂委員會編，《山東文獻集成·第二輯·二七》，濟南市：山東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七），原序中提到：

本朝皇祐、紹興間，嘗錄其後，官者六人，忠義之澤，滲漉悠久，有自來矣。求公文而刊之，將以砥礪生民，而家無藏本，得劉原父所序十二卷，即嘉祐中宋次道集其刻于金石者也。

文中提到的「劉原父」、「宋次道」，即是觀款中的劉敞與宋敏求。劉敞有一篇宋敏求《顏魯公文集》十二卷的序文，

無傳。但另有一篇〈顏魯公文集序〉提到「然魯公沒且三百年，未有祖述其書者」、「吳興沈侯哀魯公之忠，而又佳其文，懼久而不傳與雖傳而不廣也。於是采摭遺逸，輯而編之，得詩、賦、銘、記凡若干篇，為十五卷」（《公是集》卷九）可見在宋仁宗嘉祐年間（一〇五六—一〇六三）對於顏真卿的關注，是一波風潮。

這波風潮，從留元剛的陳述，似乎是在前宋仁宗皇祐年間（一〇四九—一〇五四）朝廷封贈顏真卿的後人為官開始，這故實可從蔡襄〈蘇才翁墓誌銘〉來看：

顏杲卿、真卿之後，流寓溫州。君索其祖告身、家牒推之，得其實。建言：「近年守臣因賊屈附，抵法誅戮，蓋忠義不修，莫為之勸。今二顏之裔，曰：惟孜、似賢，皆為編戶民，若錄其嗣，顯白二顏事以動天下，可不刑而化。」朝廷特官顏氏二子，祀明堂。（《莆陽居士蔡公文集》卷三十五）

蘇才翁即是蘇舜元（一〇〇六—一〇五四），懷素〈自敘帖〉在北宋的收藏者蘇舜欽之兄，蘇舜元去世時，歐陽修有〈蘇才翁挽詩二首〉，其一為「握手接歡言，相知二十年。文章家世事，名譽弟

名賢。可惜英雄掩，惟餘醉墨傳。秋風衰柳岸，撫柩送歸船。」（《歐陽文忠公集·外集》卷七）蘇舜元逝世於宋仁宗至和元年，前一個年號即是皇祐，此時他擔任兩浙提點刑獄官，在溫州尋及顏杲卿、真卿後裔顏惟孜、似賢。蘇舜元以天寶十四年（七五五）的安史之亂爆發，河北二十四郡採取觀望的態度，只有常山（河北正定）太守顏杲卿與其弟平原太守（山東陵縣）顏真卿聯兵抵抗的「二顏事」，上奏朝廷來作為地方官員堅守崗位的「忠義」表率。朝廷准奏，錄顏氏後人為官，還將顏杲卿、真卿列入官方的祭祀。

### 時人對韓琦的顏書看法

在慶曆時期的外患下，顏真卿臨難盡忠的事實被突出。皇祐年間找到顏真卿的後裔，朝廷表彰顏真卿的忠義而列入祭祀，才有嘉祐年間對顏真卿傳世文獻的編纂。在此背景下，米芾《書史》關於「朝體」的描述，才能得到理解：

宋宣獻公綬作參政，傾朝學之，號曰「朝體」。韓忠獻公琦好顏書，士俗皆學顏書。及蔡襄貴，士庶又皆學之。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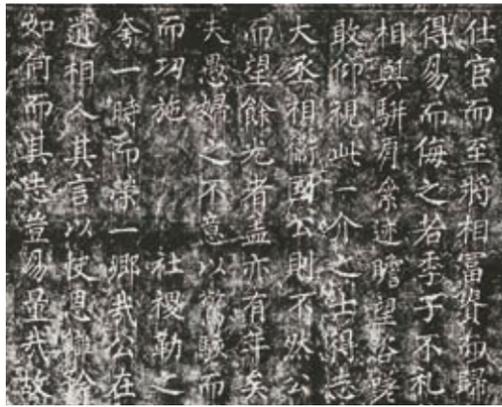


圖6 北宋 蔡襄《畫錦堂記》局部 全幅楷書18行，滿行39字。原石立於在河南安陽魏公祠，後佚，元至元年間（1264-1294）重刻。引自《中國書道全集（第5卷）（宋1）》，東京都：平凡社，1987。

則應屬韓琦。慶曆三年，韓琦為樞密副使，二年後，罷樞密副使，以資政殿學士出知揚州。七年，為京西路安撫使，自揚州徙知鄆州（今山東東平）。從二人在此時的遷徙，可判斷《海隅帖》應寫於慶曆五年。（註六）《海隅帖》結字上學自顏真卿，線條細瘦，風格雅致。蔡襄對於顏真卿的看法，見《評書》：「顏魯公天資忠孝人也，人多愛其書，書豈公意耶」（《蒲陽居士蔡公文集》卷第二十五），可見並不是從書法的美感來陳述，而是強調忠孝的特質。

仕宦而至將相當貴如歸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恥相與駢眉余遂瞻望容髮敢仰視此一介之士得志大丞相而公則不然公而望餘光者益亦有年矣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而功施一時而榮一鄉共公在道相人其言以皮思論如荷而其忠豈易置哉

韓琦的第二次執政，宋仁宗嘉祐元年（一〇五六）拜樞密使，開始了十年宰相，所帶動的顏書「朝體」應在此時。《信宿帖》是韓琦此期的顏書代表，內文：

琦再拜啓：信宿不奉儀色，共惟興寢百順。琦前者則以《畫錦堂記》容易上干，退而自謂：眇末之事，不當仰煩大筆。方夙夜愧悔，若無所處，而公遽以記文為示，雄詞浚發，譬夫江河之決，奔騰放肆，勢不可禦。從而視□徒聳駭奪魄，焉能測其淺深哉！□褒假太過，非愚不肖之所勝，遂傳□之大，恐為公文之玷，此又捧讀慚懼，而不能自安也。其在感著，未易言悉。謹奉手啓。敘謝，不宣。琦再拜啓。（圖五）

內容主要是感謝歐陽修所撰的《畫錦堂記》大文，稱讚文章的瑰麗，自謙無法承擔此文所敘的功勞。畫錦堂是韓琦於宋仁宗至和二年（一〇五五），因病自請從武康軍節度使改調家鄉相州（河南安陽）時所建，《畫錦堂記》刻於宋英宗治平二年（一〇六五），撰文者歐陽修，書丹者為蔡襄。韓琦極重視蔡襄的書法，治平元年（一〇六四）時，韓琦父親的像贊以及韓

因病告退，歐陽修出任諫官，與蔡襄分別上疏，請起用韓琦、范仲淹執政。范仲淹任命參知政事，韓琦與富弼為樞密副使，由於改革幅度過大而引起反彈，最後范仲淹貶到外地收場，史稱「慶曆政改」。此時韓琦的書法沒有流傳，但與此相關的書蹟可以蔡襄《海隅帖》為代表：

襄再拜。襄海隅隴畝之人，不通當世之務，唯是信書，備官諫列，無所裨補。得請鄉邦，以奉二親，天恩之厚，私門之幸，實公大賜。自聞明公解樞宥之重，出臨藩宣，不得通名下史。齊生來郡，伏蒙教勒，拜賜已還，感愧無極。揚州天下之沖，賴公鎮之，然使客盈前，一語一默，皆即傳著，願從者慎之。瞻望門闕，卑情無任感激傾依之至。裏上，資政諫議明公閣下。謹空。（圖四）

氏墳院「孝親崇福寺」碑額，皆請蔡襄所書。（註七）（圖六）南宋的董道有如此的紀錄：「其書《畫錦堂》，每字作一紙，擇其不失法度者，裁裁布列，連成碑形，當時謂百衲本，故宜勝人也。」（《廣川書跋·畫錦堂記》）蔡襄寫此碑時格外慎重，《宋史》列傳第七十一韓琦本傳提到「相三朝，立二帝，厥功大矣」有關。

韓琦的作為雖然決定了宋朝國運，但戰戰兢兢，本傳如此紀錄：

嘉祐、治平間，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朝廷多故，琦危疑之際，知無不為。或諫曰：「公所為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琦歎曰：「是何言也。今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為哉。」聞者愧服。

故事背景是嘉祐七年（一〇六二）仁宗無子，年事已高，當時後宮有孕，卻又生女，於是韓琦趁機以《漢書·孔光傳》中漢成帝無子，立弟之子為嗣的故事，建議立儲。更以宋太祖為國家不立子而立太宗，堅固宋仁宗立嗣的決心。仁宗欽點濮王之子趙宗實為嗣，韓琦更進一步請求正名，直接立為皇子。韓琦以此大功，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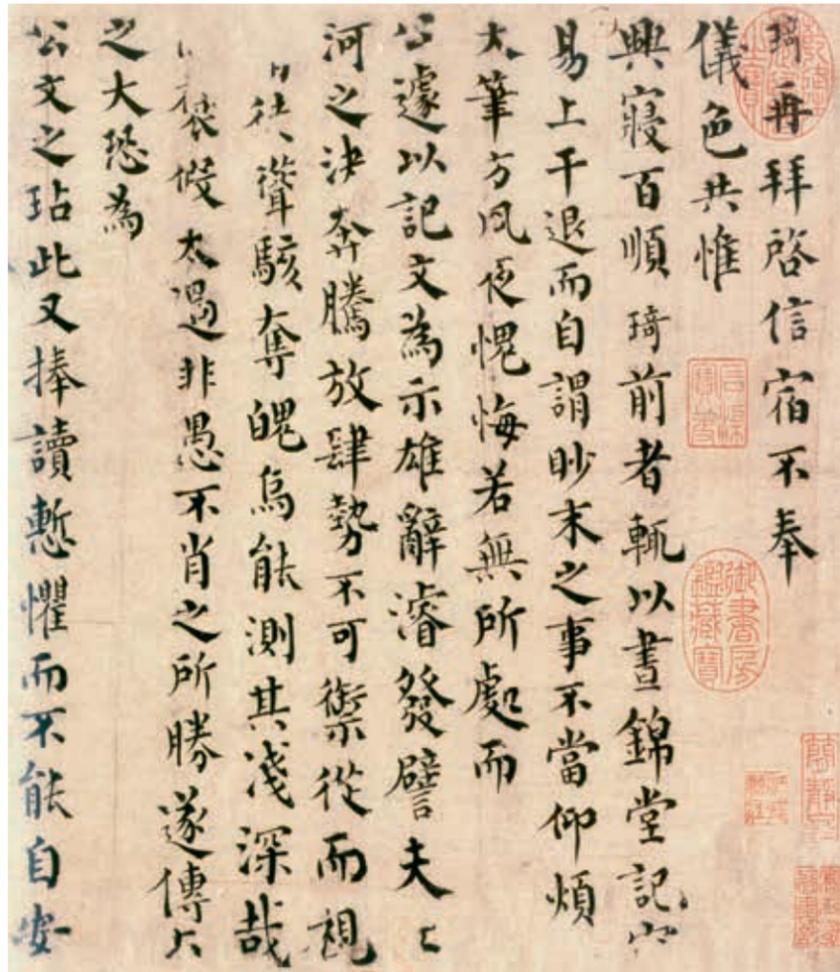


圖5 北宋 韓琦 信宿帖 紙本 楷書 縱30.9，橫71.7公分 貴州博物館藏 引自《中國法書全集（第6卷）（宋1）》，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頁94-95。

文公安石作相，士俗亦皆學其體，自此古法不講。「朝體」的流行和執政者有關，從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橘帖》拖尾來看，韓琦與歐陽修、劉敞、宋敏求關係密切，所以韓琦

喜好顏真卿的書風，情屬合理。在此陳述時人如何看待韓琦的書法，以及與顏真卿的聯繫。

韓琦的第一次執政是慶曆三年到五年（一〇四三~一〇四五）間，宰相呂夷簡

書中蔡襄自述「備官諫列，無所裨補。得請鄉邦，以奉二親」，慶曆三年蔡襄主持諫院衙署。慶曆四年十月，以父母親年老調任福州知州。慶曆五年春，迎奉雙親赴任福州。蔡襄稱對方「解樞宥之重，出臨藩宣」、「揚州天下之沖，賴公鎮之」，尊稱對方「資政諫議」，符合當時的身分

即位後，封為衛國公。韓琦與門人親客談及此事，必說「此仁宗聖德神斷，為天下計，皇太后內助之力，臣子何與焉！」加以避嫌。英宗即位之初，染疾不能視事，曹太后於內東門小殿參預議決軍國大事，扮演起近似女主的角色。閱年，帝病稍愈，始在韓琦的請命下，撤簾還政。治平三年年底，英宗病重，不能言語，凡事皆筆於紙上。韓琦問候英宗起居，退出時遇到顏真卿，趙頊問英宗情況，韓琦回答「願大王早暮在上左右」，當時趙頊說：「此乃人子之職」，韓琦回答：「非為此也」，趙頊即知不妙。韓琦奏請英宗立皇太子，英宗同意後，親筆書：「立大王為皇子」，由於語意不明，韓琦更進一步說：「大王乃穎王也。煩聖躬更親書之」，英宗又批於後：「大大王穎王項」。韓琦隨即召內侍高居簡，授以英宗御劄，命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至英宗榻前稟命，得到英宗指示，退而草制詔書，立穎王趙頊為皇太子。（註八）

英宗與神宗的大位，都是韓琦審時度勢力促而成，稍不留神，有可能被視為專權之臣。韓琦為國盡忠，置死生於度外，若從書品即人品的角度來看，宋人對韓琦

代的顏真卿在河北抵抗安祿山的叛亂，以及後來不向李希烈投降而被絞殺的忠義事蹟，對宋朝士大夫有強烈的感同身受而大力宣揚。宋仁宗皇祐年間，蘇舜元在浙江溫州找到顏真卿的後代，士大夫找到著力點上奏朝廷，朝廷也需要這樣的忠義表徵，正式將顏真卿列入官方祭祀。顏真卿忠義事蹟得到朝廷的認可，才有編纂顏真卿文集的風潮。宋仁宗後期至神宗即位初期，作為宰相的韓琦，喜寫顏真卿的楷書，使得顏體風行一時。北宋韓琦為國盡忠的精神如同唐代的顏真卿一般，置死生於度外，此時書如其人的品評方式已經成形，藉由人品的尊敬而重視其書法，韓琦的顏體書風，被文彥博視為北宋的顏真卿。重要的是，書如其人的品評方式，後來成為中國書法史上判斷書藝高低的重要基準。

作者為香港近墨堂書法研究基金會研究員

勘誤

1. 本刊第四〇六期劉宇珍〈覺翁書畫—傅狷夫先生家族捐贈文物特展〉：頁二〇圖二七說明，「棲心覺案」應為「棲心覺岸」。

的書法，有此紀錄：

餘暇則喜書札，愛顏魯公書而加以道健，自成一家。人觀公字體，皆曰：「端重而剛勁，類乎為人」。（註九）

韓琦喜歡顏真卿的理由，在其《安陽集》未有明確的記載，可是在當時書如其人的觀點，似乎已經是一種可以接受的現象，時人觀看韓琦書法，體會到結構與線條的「端重」、「剛勁」，進而聯想其人格特質。英宗逝世，二十歲的趙頊即位，是為神宗，朝號熙寧，當年（一〇六八）韓琦果然以「執政三世，或病其專」的理由遭御史中丞王陶的彈劾，以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隨後河北地震造成黃河決口，改韓琦判大名府路安撫使，任期長達五年至熙寧六年，改判相州。韓琦的顏體書法，被當成是接續顏真卿的不一人選，文彥博〈寄相州侍中韓魏公（時留守北京）〉一詩可證明：

向在三城，退公多暇日，玩法書名畫以為娛樂。內韓晉公（村田歌舞圖）及顏魯公跋尾，雖得蒲中摹本，其實頗類真跡。今再來大名，屋壁間恁公之書，正與顏類。觀得公之數字跋尾，以光前跡，是所願也。非敢望也。兼成小

詩，藉以干澤：晉公名畫魯公書，高出張吳與柳虞。（注：《畫記》以張吳為正經）幸得魏公揮寶墨，緣公楷法亦顏徒。（《潞公集》卷八）

此詩的標題為〈寄相州侍中韓魏公〉，文彥博在熙寧七年接替韓琦，第二次到大名府任職。（註十）文彥博收有韓滉〈村田歌舞圖〉，其後有顏真卿跋尾，雖為摹本，仍格外珍視。再到大名府時，文彥博看到官署中有韓琦的壁間題字，正是顏真卿的書風，希望能求得其跋尾，接續顏真卿之後。對文彥博來說，韓琦與顏真卿除了書風近似外，不論事功的成敗，為了朝廷不顧身家的忠義作為，也相契合。

小結

關於顏真卿的書史地位在北宋中期受到重視，從中國書法的較早以人物的形象來描述書法的品評方式，顏真卿很難列入上等。顏真卿忠義人格的標舉，進而影響到書法的表現，這是北宋中期所開創的品評方式。這種品評方式的產生，或是宋朝外患激發出歐陽修等士大夫們要尋找一位過去的典範人物作為忠於朝廷的表率。唐

註釋

1. 傅申，〈顏魯公在北宋及其書史地位之確立〉，《書史與書蹟：傅申書法論文集（一）》，臺北：歷史博物館，一九九六，頁六一—七八。宮崎洋一，〈宋代以後的「顏真卿」——通過分析兩種材料和反映〉，載於《書學與書道史主編》，《日本東京早稻田大學第一回中國史學國際學術會議論文》，東京都：菅原書房，二〇〇〇，頁六一—一二。李強，〈《淳化閣帖》排斥顏真卿了嗎？〉，《藝術百家》第三期，二〇〇八，頁一八一—一三。梁培先，〈從書齋走向神龕：北宋中後期的「顏真卿熱」現象考辨〉，中央美術學院碩士論文，二〇〇八，頁一—五四。見莊子薇，〈從《忠義堂帖》看顏真卿於南宋之形象〉，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二〇一四，頁三一—五。上述研究由於所使用的文獻中，未徵引到顏真卿受到重視的最早關鍵史料，因此筆者認為可以從事進一步的研究。以上資料，由莊子薇提供，特此致謝。
2. 南宋的姜夔《絳帖平》中已經注意到這點，提出《淳化閣帖》收有三十三人，張彥遠《法書要錄》收有二十七人，並將人名錄出。《淳化閣帖》所收三十三人，依序是王僧虔、王獻之、羊欣、阮研、王僧同、殷均、徐淮南、陶隱居、吳抱、柳產、曹喜、王羲之、蔡邕、程廣平、蕭思話、李鎮東、桓玄、范約、皇象、孔琳之、李巖之、薄紹之、程邈、曹喜、鍾司徒、崔子玉、邯鄲淳、師宜官、梁鵠、張芝、衛恒、索靖、鍾繇等人。詳文見水寶佑，《淳化閣帖集釋》，上海：上海世紀出版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九，頁一〇三—一〇七。
3. 〔唐〕張彥遠選輯、范祥雍點校，《法書要錄》，頁四一—四八。
4. 這時期的奏議文獻不少，僅蔡襄就有七篇關於此事件的奏議：《論契丹遣使之意》、《論絕元昊通和其終亦戰》、《乞拒契丹之請》、《論拒虜皆為邊患》、《乞大為邊備之要》、《論契丹事宜》、《論

註釋

1. 契丹邀功》，見蔣維鈞編著，《蔡襄年譜》，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二〇〇〇，頁四六。
2. 何傳馨在〈王羲之報平安 略談〈平安何如奉橘〉〉一文中，從〈平安何如奉橘〉三帖的流傳歷史文物價值來探討。《故宮文物月刊》第二四七期，二〇〇三，頁四一—四七。同時何傳馨〈平安何如奉橘〉圖說中認為歐陽修等人的題跋「是從它處移配而來的」，相關引證，見何傳馨、何炎泉、陳韻如編輯，《晉唐法書名蹟》，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二〇〇八，頁三三。
3. 陳瑞玲，〈蔡襄書法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一九九七，頁三三—三五。蔣維鈞編著，《蔡襄年譜》，頁四一—四四、六四—六六。
4. 蔣維鈞編著，《蔡襄年譜》，頁一九六、二〇三—二〇四。曹寶麟，〈韓琦信宿帖作品考釋〉，劉正成主編，《中國書法全集·四·宋遼金編（宋）·北宋名家卷》，北京：榮寶齋，二〇一〇，頁四二—四二五。
5. 宋仁宗立太子的過程，見〔元〕脫脫，《宋史·韓琦傳》，收入韓琦撰：李之堯、徐正英箋注，《安陽集編年箋注》（下），成都市：巴蜀書社，二〇〇〇，頁一七一—一七二。曹太后垂簾聽政，見劉芳如，〈宋仁宗后坐像〉圖說，收在林柏亭主編，《大觀—北宋書畫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二〇〇六，頁一三—一五。宋英宗立太子的過程，見〔宋〕佚名，《韓魏公家傳》卷六（正誼堂本），收入《安陽集編年箋注》（下），附錄三，頁八一。
6. 〔宋〕佚名，《韓魏公家傳》卷十（正誼堂本），收入《安陽集編年箋注》（下），附錄三，頁一八六—一八七。另，宋清臣的〈韓忠獻公琦行狀〉也提到「餘暇學翰墨，得顏魯公楷法。」見同書，頁一七四—一七六。
7. 申利編著，《文彥博年譜》，成都市：巴蜀書社，二〇一〇，頁二二九、一八一、二〇四—二〇五。